

霸道小神通

三

卧龙生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霸道小神通

卧龙生 著

(第三册)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十七章	圣女与妓女		(441)
第十八章	滑头鬼灵精		(462)
第十九章	骨肉喜团圆		(515)
第二十章	皇宫偷美人		(538)
第二十一章	神秘铁公鸡		(559)
第二十二章	奇遇天山洞		(587)
第二十三章	饿虎辱少妇		(609)
第二十四章	白爪枯骨功		(630)

第十七章 圣女与妓女

小毛拉住她道：“我和你讲过不下千遍，它是兔精能说人话，我之所以经常喃喃自语，其实并非如此，而……而是在和它交谈。”

冷瑛将信将疑：“既然它会说话，我可以听听吗？”

有些事真是难以解释，孙小毛头痛不已。

“你有未便启齿的事，我不追问，但我奉劝你最好离开，我无力救你第三次。”一丝苦涩闪过冷瑛的心。

小毛不明所以，道：“你是我命里的福星，三番两次全仗小妹尽释前嫌，拔刀相助，愚兄感激不尽。”

“小毛你是越来越能言善道，反正我再怎么说也说不过你。”续道：“我相信你不是为我来此，可以告诉我你的目的吗？”

“唉！说来惭愧，愚兄往昔混吃混玩，朝三暮四，游荡经年，而今倦了，有心成就一番事业。”

感慨万千的孙小毛眼角闪着泪光。

“哟！真逼真，莫怪盼盼被你骗的团团转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痴心倚阁望郎归。”嫦娥兔横躺门槛，翘着二郎腿，正言不讳。

孙小毛喝道：“少欺人太甚。”抓起兔耳，便欲甩出门。

正巧，雨秋进入房内。

“雨秋，这兔又肥又大，且把它下锅煮，给夫人进补。”

雨秋依言抓紧兔耳：“大胆，本大仙乃天上神仙，岂可任你们胡整一通。”两腿使劲，雨秋但觉手麻痒难耐，忙松开。

冷瑛含笑道：“雨秋，有事吗？”

雨秋回道：“夫人的师父来至大厅，她有事求见夫人。”

一阵抽搐，冷瑛怒道：“她来干嘛？我和她早已恩断义绝，无丝毫师徒情。”

“小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有关冷瑛拜段小玉为师的来龙去脉，小毛完全不知，出于关心，随口问道。

冷瑛竭力自持，道：“小毛，别出去，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。”

小毛如何肯听话，她由正门走，他立即自窗口飞出，先行一步，藏于大厅屋顶窃听。

段小玉风采依旧，四名小丫头稍稍长大，春山笑的笑容妩媚动人。

“他妈的！即将做爹的人，还胡思乱想。”

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嫦娥兔仿佛能读懂小毛的心事，随即接口。

碍于非光明正大的身份，憋着气横瞪嫦娥兔，内心嘀咕道：“记着，改天我上所有庙宇告状。”

冷瑛进来，神色孤傲，兀自走向教主宝座坐定。

“瑛儿！”段小玉呼喊道。

“我已经不是瑛儿，难道你不记得，数月前瑛儿已经死了，坐在这儿的，是活阎王的妻子，有何贵事，且请直说，我没时间和你穷磨菇。”冷瑛口舌如刀心似冰。

段小玉纵声笑道：“也罢，你是该恨我，为师不怪你。”再道：“瑛儿，雷震待你真心诚意，如果不是看在他这项优点我不会答应，再怎么说明咱俩师徒一场，你受欺负，无异是与为师过不去，瑛儿告诉我，他可曾亏待你？”

雷震从未亏待冷瑛，教里上上下下均可作证，可叹姻缘线牵错，冷瑛强忍夺眶欲出的泪：“以前的事还提它干嘛？有什么事快说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口气缓和，与先前绝冷的神情，大相迥庭。

段小玉含笑说：“你怨我是应该，但瑛儿仔细想一想，与其跟一个听任你牵肠挂肚，他却丝毫不在意的人，快乐些？还是让一个视你为珍宝，随时随刻对你嘘寒问暖的人，享受重视的滋味快乐？”

冷瑛森冷道：“师娘口头上恨师丈入骨，心底却爱他依然，至死无悔，师丈离开你的岁月，可曾考虑忘掉他，另结新欢？”

段小玉哑口无言，虽是一把年纪行将入土，爱恨的观念，仍然浓郁，常在天死后，她沮丧好一阵子，不知处处和一个所爱的人作对是不是真的错了？

她是一名固执的老太太，有着死不认错的毛病：“我恨男人，恨他们负心，又何必再找个男人，自我折磨，况且常在天死啦！父债子还，他的徒弟仍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抓到他，食他的肉，以消心头之恨。”

冷瑛摇头：“冤冤相报，风波几时休，再说你明明深爱师丈，又何苦自欺欺人。”

“住口，为师的事你休管。”冷瑛立即起身，方欲跨步，四

名小丫头拔剑相向：“小姐，得罪啦！”

四剑齐出，剑招四面八方笼罩而来，密密层层，冷瑛疲于应付。

“婆婆息怒，教主一会儿便来。”繁多士三步并作两步，跃入四人间劝阻道。

“我还不愿意和雷震翻脸，瑛儿暂时饶你不死。”遂击掌，撤回四名丫头。

繁多士笑脸迎面问：“婆婆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”

段小玉不予理睬，又问冷英道：“如果那狗东西真对你不好，我会与他拼命。”段小玉明明很疼爱她，因何脸色、口气，以及往日所行，全是虚假而不真切？

屏气凝神的孙小毛，腹内一股气似欲窜出，心道：“万一老怪婆发现，此命休矣。”连忙避开，去至无人的地方尽情放气。

再回大厅，已不见人影，暗自称奇：“小妹和老怪婆上哪儿去了？”

张灯结彩，热闹无比的锄奸教厅堂，接踵而至的江湖人物，纷纷到来，繁多士含笑相迎。

小毛探头探脑半晌，遂去寻冷瑛。

冷瑛房内烛影摇曳，正欲敲门，传来雷震的声音：“你是我妻子，我有权支使你。”

冷瑛相应不理，雷震企图霸王硬上弓。

小毛门外听到冷瑛挣扎的细碎声音，遂劈门闯入。

衣衫不整的冷瑛目瞪口呆，忙以帘帐遮掩身体。

雷震半眯着眼，打量来人：“谁叫你没规矩，擅闯教主卧房？”

瞬息千变，孙小毛拳足交攻：“我的拳头告诉我你该死。”

雷震凶性大发，和小毛你来我往，展开剧斗。

冷瑛披衣坐起：“她是我新请的丫头，有些痴呆，莫和她一般见识。”

雷震回首，邪笑道：“夫人你为她居然向我求情？好，我倒要看看她有何能耐，深得夫人的心。”

嫦娥兔瞠目结舌，且看龙争虎斗：“死小子，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牡丹花前，当风流鬼。”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家具东倒西歪，小毛破口大骂：“不要脸的人，什么都想霸占。”

有关这点，雷震根本不知所以然，因为前面这名年仅二十出头的少女，出拳犹如石破天惊，唯有全力以赴方可应付，双方均无刀械，短兵相接危险万分。

小毛气咻咻，最初凌厉的攻击，其势减缓，甚至招式渐趋紊乱。

雷震毛骨悚然的双爪，突如其来，穷凶恶极，小毛肩头皮肉被撕，吃痛大叫，随手扔出骰子，雷震连忙闪避，小毛亦跳开。

冷瑛声色俱厉：“毛娃儿不得对教主无礼。”肉痛心烦的断魂影故作姿态，但求救小毛脱险。

嫦娥兔心慌盯小毛一眼：“瞧他万无一失，成竹在胸的

形貌，焉知却是只落汤螃蟹。”

“臭丫头，凡中我白爪枯骨功者，一时三刻后，药物无效，化作一滩血水和白骨。”雷震的得意，令人愤恨。

冷瑛为了救小毛，一声长叹，痛苦的说道：“你别为难下人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”

雷震欣喜若狂，伸手去剥冷瑛的衣衫。

“住手！”

冷瑛柳眉倒竖，杏目圆睁，神色极为怕人，一瞬不瞬的瞪着雷震，冷冷叱道：“雷震！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如果你胆敢胡来，我马上嚼舌自尽，死给你看。”

雷震无可奈何的把手收了回来，嬉皮笑脸的瞅着冷瑛说道：“我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，你——‘搞’也让我搞了，‘趴’也让我趴了，为什么办那件事儿的时候你非得戴个面罩儿不可？”

冷瑛一无表情的说道：“这个你就别管了！”

雷震凑近冷瑛说道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？咱们是夫妻，办那件事儿是天经地义的周公之礼，你戴面罩蒙着脸不让我看，你知道有多乏味儿，有多扫兴吗？”

“哼！别忘了，这是我嫁给你时候的唯一条件！”

冷瑛起身欲走，继续说道：“既然你觉得乏味儿扫兴，你可以去找别的女人，雷震，我并不稀罕你来，也没有请你来，最好永远别让我看到你……”

雷震怒目圆睁，右臂疾伸，五指箕张，真恨不得一把将她给掐死，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样？”冷瑛挺身上前冷冷说道。

“动手啊！啊！我早就不想活了。”

雷震凶焰顿敛，右臂一垂，哀求她道：“冷瑛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！”

冷瑛面寒如水，斩钉截铁的接说道：“雷震，我没时间跟你磨菇，到底怎么样？你可快点儿决定。”

怪事儿年年有，唯有今年多。

本来夫妻在闺房中颠鸾倒凤，兴云布雨，是一种最美好、最兴奋、最缠绵、最让人欲仙欲死的风流韵事。

没想到雷震和冷瑛这一对夫妻，却为“干”那件事儿讨价还价，争吵不休，甚至险而反目动粗。

简直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的天下奇闻。

一阵沉寂。

片刻——

雷震终于屈服，就像斗败的公鸡似的，一声轻叹，催促她道：“行！你狠，那——那你就快点儿吧！”

他急！冷瑛可不急，慢条斯理的說道：“急什么？！”

雷震脑门儿憋得亮，眼睛里闪射着高炽的欲焰，呼唤急促的說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就快点儿吧……”

雷震边说，边把长衫一撩。

口干舌噪喘息不停的說道：“你看看，我已经熬不住了，你再不快点儿，我……我……啊呀！真是整人嘛！”

冷瑛存心要他好看，一声冷笑，沉声说道：“哼！那是你家的事儿。”

雷震火了，大吼大叫道：“好！这话可是你说的？到时候

别怪我……”

冷瑛板着脸说道：“你——你想怎么样？”

雷震做了个怪怪的姿势，淫笑道：“逮到机会，我要连本带利的……哼哼！到时候别怪我不怜香惜玉呀！”

“不要脸！”

冷瑛见好就收，不愿再跟他多噜嗦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缓缓往床边小套间儿走去，边走边骂道：“哼！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——不是人。”

雷震欲火难耐，三把两扯，已把身上衣服脱了个精光。

片刻——

室内突然一暗。

就听——

“嗤”的一声，窗帘拉起来了。

蓦地——

烛影摇红。

接着——

飘起一股令人沉醉的异香。

好美，好有情调。

“来吧！雷震，你不是急了吗？那——那你还站在哪儿等什么呢？快呀！……”

除了我的脸面，身上每一寸地方，现在都属于你的，你可以尽情在上面找寻乐子，谁让我是你太太呢……

来呀！

你可以拼命奔驰，疯狂冲刺，尽量发泄……

直到力竭兴尽，一泻千里……雷震，我会尽量让你满

足,使你快乐……快……快来吧……”

好淫荡惹火的声音,这不像是说话,简直就是“性的呼唤”。

怪事儿?!

仅只片刻,冷瑛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

雷震眼睛里闪烁着熊熊欲焰,可是他却一直站在哪儿一个劲儿的发怔,他一直猜不透,想不通,平常冷漠得比冰山还冷的冷瑛,为什么只要一带上那黑黑的面罩,就像忽然换了个人似的,热情如火,淫荡放浪,大胆得比三等窑子里的窑姐还要浪。

唯一的解释,就是冷瑛这个人有双重性格——圣女与妓女。

雷震一瞬不瞬的瞪着他所熟悉的那张大床。

只见——

那白缎描金绣凤的床帷之间,缓缓现出两条羊脂白玉般的大腿来。

线条柔美,晶莹修长,润滑细致,双峰坚挺,玉腿横伸,乳波臀浪,玉润珠圆,一览无遗。

美中不足的,是无法看到她脸上此时的表情。

如迷似幻,令人心神旌摇,意乱情迷,血脉贲张,只要能一亲芳泽,真个销魂,虽死而无憾。

雷震快步上前,瞅着冷瑛喃喃说道:“我……我还是想……”

冷瑛一声冷叱,不悦的说道:“不行!”

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她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可以让人“看”，任人“摸”，叫人“爽”，连那种事儿都做了，那——那看看脸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何况她平常又不是没让雷震见过。

雷震失望的轻轻一叹，默然不语。

冷瑛微带喘息的把双臂一伸，极为诱惑的说道：“来……来嘛……”

搞性！以前你趴在我身上办那件事儿的时候，不也一直没见过我的脸吗？为什么今天你突然想要……”

雷震喘息不停的说道：“我想……你在最疯、最狂、最浪……的时候，一定比平常更好看，所以我想……”

冷瑛噗哧一声笑了起来，笑得好浪，笑得好野，笑得好放肆，娇声笑道：“哈哈！你错了，我比谁都清楚，在我心花怒放的时候比谁都丑，丑得像无盐一样的让人恶心，我不想让你扫兴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不！绝不……”

雷震打断她的话，抢着说道：“平常，你虽然很美，但却冷得让人心寒……”

只有——

在床上，在你心花怒放，在你最浪的时候，就像一团熊熊烈火，任何男人都会被你烧死、溶化……

我想——

在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更美，美得天下无双……”

冷瑛接着说道：“噢？！你——你怎么知道？”

雷震痴迷的说道：“我可以用心去看，用心去想，用心去体会……”

哈！想不到雷震这个凶人，也有他温柔体贴的另一面。

冷瑛默然不语。

良久——

冷瑛始轻轻说道：“不错，你说的很对，世间只有看不见、得不到，用心去想，用心去体会，才是最美好无缺的……

唉！为了我最美好的形象永远活在你的心底，雷震，我拒绝你的要求。”

雷震颇为失望的说道：“好吧！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不过——我想知道原因。”

雷震知道，天底下任何事儿都可以动粗用强，只有这种事儿不行，就算能够达到目的，兴趣也会荡然无存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当然不会那样做。

就听——

冷瑛轻轻一叹，缓缓说道：“唉！因为我命硬主孤，克父克母又克夫，一位风尘异人告诉我，如果我不想做寡妇，在办那件事儿的时候，千万不能让丈夫看到我脸。

因为——

我还不想你死，明白了吧？”

哼！鬼话连篇。

不管是真是假，雷震心里觉得甜甜的，一肚子的气，都走后门溜了。

一阵沉寂。

除了沉重急促的喘息声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

只见——

雷震脸上青筋暴起，双目尽赤，欲焰高炽，口干舌燥，周

身如焚，一股暖流快速的从小腹升起。

他贪婪的望着她那最神秘、最诱惑的地方，若隐若现，洁白丰腴的胴体，坚挺高耸的双峰——该胖的地方胖，当瘦的地方瘦，啊！这简直是造物者的杰作。

可惜——

看不见她的脸面，从粉颈以上，全部埋藏在一个厚厚黑色面罩里。

蓦地——

人影一闪。

快似闪电。

雷震好似渴马奔泉一般，冲上前去，粗野疯狂的伸手拍开她那一双白滑滑的大腿，腾身上马。

刹那之间。

室内已响起一阵呻吟狂喘声，夹杂着男女交合时的浪语淫声，愈演愈烈，不绝于耳。

一个是背水一战，有胜无败，舍死忘生，疾冲猛刺，形同疯狂。

小毛眼见雷震疯狂的摧残蹂躏冷瑛，不禁双目尽赤，心在滴血，只可惜他毒性发作，非但不能言语，一身武功亦无法施展，心里一急，立刻昏死过去。

一个是久经沙场，床第功夫，高人一等，鱼龙曼妙，变化万千。

这时——

雷震面目变得更为狰狞恐怖，真似饿狼一般，完全丧失了人性，野兽般的肆意冷瑛身上蹂躏。

除了爱与力在勇往直前，急攻猛打冲刺作战之外，他的手、脚、口、鼻都在活动，就连他的舌头和牙齿，也没有闲着。

而冷瑛也半推半拒，正方便他长驱直入，英雄用武，尽情发挥。

他二人就像两条光溜溜的巨蛇，紧紧纠缠在一起，盘肠大战，形同拼命。

抵死缠绵。

欲吐还休。

欲仙欲死。

锲而不舍。

.....

.....

他们——

尽情的享受着上天赐给人类最原始的欢乐。

冷瑛轻轻抚弄着他披散在额前的乱发，擦拭着他脸上的汗珠，默默望着趴在她身上猛冲疾刺的男人，他虽丑陋得像厉鬼一样，但是他却那么强壮，那么有力，那么勇猛，那么善战……

他不但深深爱着自己，而且爱得很深。

可是——

她却从来没有爱过他，相反的对他却有着无比的憎恨，她的泪水往肚子里流，她死板板的躺在哪儿，既没有动作，也没有反应，就像一块死肉似的，任凭他“整”，随便他“爽”。

然而——

她怕因此引起雷震的疑心，万般无奈，她试着把他幻想

成她深深爱着的小毛……

片刻——

她渐渐有了反应，有了动作，终于使出浑身解数，因此，她的“心花”也跟着开了。

同时——

雷震的猛勇，本能的引起了女人的快感和兴致，因而欲念渐渐炽起来。

她想——

她一直死板板的躺在哪儿任凭雷震蹂躏，随便雷震娱乐发泄，既然避不开、逃不脱，那——那为什么不把雷震当作娱乐自己的工具呢？

一念至此。

女人的情欲也随着高涨起来，于是——她不再装做像被征服者一样。

她开始反抗了，就像一匹没有鞍缰的野马似的，狂掀猛抖，腾跃颠簸，疾旋慢转，她要把趴在她身上的征服者掀翻下来。

一个是学有专精，勇猛善战。

一个是久经沙场，善于驰骋。

于是——

他们短兵相接，开始肉搏了。

就听——

浪语春声。

不绝于耳。

但见——